欽欽新書 九

欽欽新書目次

第二十五卷 祥刑追議十三

伉儷之戕一 不孝舅姑被夫毆勒 安東金驗尙 實因被打
伉儷之戕二 見忤孀嫂被夫毆踢 開城徐仁行 實因被踢
伉儷之戕三 屢執奸贓先覺殺機 京城曺命根 實因被刺
伉儷之戕四 確有奸證偏信肓嫗 信川白同 實因被踢
伉儷之戕五 情移少艾疑生匹布 安城柳重彩 實因被打
伉儷之戕六 情移少艾釁生打兒 凞川徐必宗 實因被踢
伉儷之戕七 怨奴移妻鬩撲泄忿 三嘉朴道經 實因被項
伉儷之戕八 罵兒毆妻庭訕挑忿 新溪朴春檜 實因被踢

伉儷之戕九 既毆而斃投淵誘溺 江界李宗大 實因被踢
伉儷之戕十 既毆而斃假縊圖生 綾州林聖遠 實因被打
伉儷之戕十一 兄通妻死弟受妻誣 長水崔一贊 實因服毒
伉儷之戕十二 男毆婦順婦死男逃 文化過去總角 實因被打
奴主之際一 贖婢負徳為兄執杖 鳳山梁有彥 實因被笞
奴主之際二 族奴爭賭對衆投礫 瑞興郭尚甲 實因被打
奴主之際三 以奴告主成獄謀殺 京城奴得福 實因被打

第二十六卷 祥刑追議十四

盜賊之禦一 拒捕扳刃認盜殺良 永興孟才云 實因被打
盜賊之禦二 拒捕扳刃以盜殺主 瑞興李三奉 實因被踢

盜賊之禦三 秉醉行兇詐稱認賊 安岳金守喆 實因被打
胞胎之傷一 毆人夫婦孕婦損命 尚州鄭夫望 實因被打
胞胎之傷二 毆人夫婦孕婦損命 全州金龍釆 實因被踢
胞胎之傷三 孕婦既殞死兒乃產 鳳山金大兒 實因被搗
胞胎之傷四 孕婦竟殞匹嫡為祟 居昌朴昌孫 實因被打
胞胎之傷五 胞脫而死毆踢為咎 萬項姜道辰 實因被踢
殺軀之屍一 奸夫殺正奸婦同死 殷栗吳如漢 實因刃毒
殺軀之屍二 其子殺人其母先死 載寧郭明大 實因被踢

第二十七卷 祥刑追議十五

經久之檢一 腐朽之腹履跡宛然 兎山金夢世 實因被踏

經久之檢二 掩埋之骨血暈顯然 康津孫道仁 實因被打

經久之檢三 埋旣三月痕餘一處 延安甲相孫 實因被打

經久之檢四 私和出殯開棺行檢 豐川趙廷元 實因被項

經久之檢五 私和匿埋行查不檢 安東朴紀元 實因被打

稀異之案一 海溪相抱溪火發身 罗州金占龍

稀異之案二 妖妾旣寡埋詛發奸 開城女禧德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十三

伉儷之戕一 不孝舅姑被夫毆勒 根由使氣實因被打

安東民金驗尚殺其妻金召史 檢案闕

判付曰金驗尚獄事䟽語其情則結縭之初也問其情則漚麻之微也不勝訕庭之憤詈有語屋之言而被打無執捉之贓自縊有彷彿之痕不可以疑似之跡勒成重案分叱不喻腦後之痕不過柔軟命辰之供自歸誣罔血杖血衣便沒下落亦不足執此為詭是遣娶妻即所以孝養其親今

還歸不覿迎門之笑語但聞入厨之啼訴繇又其母盛傳
其過惡兄嫂也叔母也競把烏有之跡至薟牛咬之哨爲
仁行者賸非木石愧恨傷忿之心彌結蘊蓄于中然猶忍
住但止抽刀而佯喝其無必殺之心據此可知及其盈車
之謗未已敗船之報踵到以此以彼心氣不平面潮方暈
肚火橫亘於是乎有綁縛拳踢之交加是如乎不問好消息
豈有生世之樂狗彘之屬必有牝牡之愛等語可見其本
然之不泯分叱除良自行檢時至結案日隨問便對一一自服
備陳醉裏之真情不念死中之生計謂之善處變則未也
其心之不出故殺人孰不諒况其妻發怒自撲房中飜身

墮地至三至四則亦不可専諉於猛拳毒踢守臣霞檢題
詞中一二句語朝家以為善形容此因之傳生不至為失
刑開城府殺獄結案罪人徐仁行減死定配爲旀朱召史
段百般謀害終階殺死之禍究厥腸肚殺亦無惜嚴刑一
次定配爲矣有令該留守將此判付辭意罪人處且讀且諭
俾知朝家敦風正俗之政爲旀干連崔召史李召史段聞
人骨肉認作能事可謂乃慝並宜嚴刑而李召史年近七
十物故可慮崔召史乙良嚴刑一次李召史乙良參酌决
杖放送
臣謹案殺妻之律凡有三等其妻行淫姦所刺殺者勿

論其妻不順舅姑擅自毆殺者杖一百惟因事鬪毆至死者絞其折傷者減凡人二等並見大明律然 先朝凡判殺妻之獄無不傅生蓋以察其情則非出於故殺也

伉儷之戕三屢執奸贓先覺殺機根由奸淫寔因被刺

京城民曺命根殺其妻三梅 檢案闕

判付曰曺命根獄事段一言以蔽曰不當成獄挽裳者對飯者為其夫所殺勿令成獄即 先朝受教也三梅所為豈比於挽裳又豈比於對飯乎渠以私賤兼有淫婦之行朝李暮張人盡夫也其跡甚於私奸其贓浮於登時所謂曺命根者特贓腑未具之人忍憤太過沒覺無難屢遭奸

夫之毒拳流血淋漓一任淫婦之行兇不思處置及至姦夫生荷杖之計淫婦逞倒戈之謀始不得不千趦萬趄拔其佩刀露刃擬股而三梅發惡命根蒼黃於焉之頃淫婦殞命足可謂乾道不可誣也藉令三梅寃死命根故犯夫之殺妻事近邂逅而有所生子女者多傳生典況命根七子一女云乎三梅若有一分人心雖未免禽犢之汚身豈不若豺虎之戀雛由前而殺無惜由後而殺無惜卿等之違越受教徑先完決難免不審卿等推考命根特放干連諸人亦放送張大漢段若不逢如命根癡獃漢則渠之死已久矣至今偷活所謂罔之生倖也律以邦憲由渠之律

在所難逭各別嚴刑永屬三梅家奴名

臣議曰張大漢之罪恐不止此大明律凡姦所獲姦並殺男婦者勿論若止殺姦夫者姦婦依律斷罪律文止此無止殺姦婦者姦夫斷罪之條故殺婦之獄姦夫晏然此蓋踈濶處也清律條例云本夫姦所獲姦登時殺死姦婦將姦夫擬絞雖非所用而海內之公議可見矣今張大漢之事既異乎姦所見獲雖不可論死島配未可已也又與三梅同居一室豈不復犯於奸惡乎

伉儷之戕四 確有奸證偏信盲嫗 根由奸滛宗因被踼

信川民白同殺其妻李召史 查官報狀曰賊流之夫

婦相鬪自是例事况其有行淫之跡乎長育爲妻結恩三年好合之情如膠如漆忽聞金女之傳說其所踢打必至之理猥乎但要懲戒豈料致命當李女痛臥之時尋醫朮藥蒼黃救療其非有戕殺之心可以推知李女臨死向其夫而言之曰速捉做說之人爲我一打則只怨金女不怨其夫亦可推知大抵此獄以好因緣爲惡因緣本情非出於用意其罪不歸於故殺是乎矣○評曰尋醫朮藥蒼黃救療凡毆傷人者莫不爲此原怨其言無味不足以爲生路也

本道啓曰此獄論斷最係難愼以實因則腦膛脊背之

傷處明是被踢以詞證則房闥夫婦相鬪他無參看以情跡則宴爾三年初無反目之事檢庭屢供輒有含淚之訴其事雖異於邂逅用意非出於兇慘所可惡者洪哥之妻也田漢不見其過去趙婦初無所傳說況其本事初不分明說有是事所聞不美褰裳濡足旣未真贓之目覩脫巾撓髻只憑盲嫗之口傳處人姑婦之間立證淫奸之事以至傳及於其夫則結髮之情雖篤燃火之性猝激拳足所及緊歇不分以致要害之重傷終至煩懣而殞絶苟究厲階之首實由彼婦之口李女臨死之言不讎其夫而必讎洪妻元京浹骨之痛在於洪妻

而不在其婚蓋其曖昧之言結爲怨寃而然是白乃若論致命之由實緣其夫之手兩次拳毆既已自服亂加足踢不言可想尋醫問藥雖出或死之慮按法折獄寔無可生之端若以參證之有無情跡之淺深輕議原恕之道則死者之寃無以雪矣償命之科將安施哉到今大德之稱寃雖援邑宰之論報此不過畧言實情初何嘗議到輕典又況道臣題辭竟至據法不撓此不足爲藉口之資傳生一款恐不可據議依前訊推未知何如爲白是喩令該曹稟處爲白乎旀白大德段至情所在欲一訴寃雖口無怵而猝出檢案之所無謂之結項而自驚專事誣

罔至煩　天聽罪難容恕自臣營從重科治〇許曰詞理條鬯奏讞之佳品也

侁儷之戕五（情務少艾疑生匹布　根由吝財宗因被打）

安城民柳重彩殺其妻李召史　刑曹啓曰柳重彩獄事殺以實因則顱門圻而血汁湧出左脅傷而青紫微硬是白遣以詞證則咸宗位既以無作之至親況又居住於比隣尺許木毆打之狀既曰參聞即此證者已爲斷案且以渠供推之平時之或逐或毆已成伎倆伊日之手作拳毆不敢全諱分叱不喻結髮之好既衰於少艾之蓄竊鐵之疑乃激於匹布之失用力下手勢所必至是白乎旀

至於飲滷一款乃是被告者之例談也大腸突出猶可誘以服毒顖門拆裂亦何關於飲滷似此獄情恐無可疑罪人柳重彩另餙推官期於輸款之意分付道臣何如◯許曰服盐滷死者法曰身不發疱口不破裂腹不胖脹口有涎沫心肺不爛其形證如斯而已大腸突出非其本證今書啓曰大腸突出猶可誘以服毒然本誘以服滷非誘以服毒豈可以混言之乎 御判乃以腸出為服毒之證叙變為服滷之證雖以好生之德不復剖辨而二症之不可混 聖鑑其燭之矣

判付曰夫婦之義貴賤無間雖有反目之事常存配體之

情俗所云如刀劃水正是著題語藉令柳因有去帷之意
李女無同裯之歡豈因差毫之失不顧結髮之好恣意毆
打至於殺死乎況居同室居生二十餘年有子有女情好
不泛則一時庭訕明知無必殺之心雖以屍帳言之殺道
之腸出似因服毒銀釵之色變可見飲滷反覆究理決不
可以打殺論今此不喩與此因同罪者如嶺南之南大鵬金驗
尚湖西之李菊李二金金十月湖南之石奉伊金永化金
加八朴同介徐呂配海西之朴春福宋中郁趙載恒閔西
之朴巨福洪宗淵金式連北関之金得哲金君彬金上必
松都之徐仁行之類指不勝僂而前此皆付之惟輕之典

此因耳亦獨置極律有非平允之政分比不喻設令死者有知
因渠之避追致死使其夫置辟並命其將快於心否乎殺
人償命所以慰幽魂泄隱冤而似此獄情償死反歸於獧
斃由此由彼宜從寬大重彩身乙嚴刑減死定配
伉儷之戕六情務步艾釁起打兒根由使氣傢因被踢
熈川民徐必守殺其妻朴召史　檢案闕
判付曰踢妻致死同於命干而命干不過斗粟之相鬨必
守乃有花妻之交聞花妻妾也謂事若出於無情跡則涉於用
意況旀田光禮語多分䟽或稱善待或稱挽解種種舉措
殊極可惡雖以傷處言之腰肋紫痕俱係要害水道血出

亦屬緊重道啓起疑未知襯當〻速死之處而拖到十日猶可疑也。當必死之處而死於三日不足疑也以此以彼朴女之死於必守更無可疑三章至嚴一律難貸苐於前後供辭不無私情之矜惻者其供曰打兒雖曰微事踢妻自是常習當初無必殺之心到今有同死之願又曰英年未滿三十老親俱當七十豈欲故殺人命自陷死地言旣由中情非飾詐當時膚受之譏雖由於蠱惑當日足踢之舉只出於勃谿謂之無情則可謂之用意則不可歸之誤殺則可歸之故殺則不可明知其然而只坐一光禮不得與命千同律有乖審克之道必守身乙嚴刑一次減死絕

島定配光禮段罪狀雖無著顯猜妬自有衆論加刑一次定配檢驗叅互雖有不審之失比之互相通涉無一相左反復勝焉初檢官拿處安徐

臣謹案若有人惑於妖妾謀殺嫡妻其罪亦止於絞死故毆而至死者得不死也然其至於絶島定配者花妻爲之祟也夫殺妻者皆不至島配

伉儷之戕七怒奴移妻鬪撲泄忿根由使氣實因折項

三嘉民朴道經殺其妻權召史　檢案闕

判付曰朴道經獄事段或以邂逅與必殺區別情跡擬議生死而今此道經毆奴時解憤不過家內之常事抑又何

心捨奴移妻門閫以樸頭麻櫟以打背甚至於撻杖撗木恣意酷打竟使許多年伉儷無難霎時間戕害其獰頑兇匿實所罕見另飭推官嚴訊取服斷不可已然前此似此之案無論有情無情多付生科者非曰罪可恕情可原也夫婦之間易致妄假成鬪分此除良婦旣死而夫又死則無辜者子與女也況兇身之償命所以爲死者之寃而死者渠妻也如使死者有知必陰幸其夫之生出寧或甘心於正法此所以夫償婦命之獄每有所持難也令新道伯更考文案叅以事理狀聞後稟處

臣謹案殺妻之獄多所平反者 聖意其在是矣

伉儷之戕八 罵兇毆妻庭訕挑忿 根由使酒宗因被踢

新溪民朴春楅殺其妻姜召史　本道查啓曰觀此檢狀朝既不食夕又無粮兒童浪籍室讁交徧于斯時也秉醉無聊激其不平火從心起隨罵隨毆者情境依然情雖可念情實難貸有非執法之臣所可容議

判付曰年前湖南金永化獄事因道伯議啓特傅之生路春楅事類此哉之夫婦鬪鬨無端少有違拂則爭之既過則打或夕拳而朝昵或卞詈而俄嬉怒則火烈喜則水融不可一槩論也春楅之於姜女同居七年連生二子情則好矣義亦深矣特以身爲男子不善俯育尋常愧恧著

在肚裡是如可方其自外而入室也厨烟不起婦讁交徧乘醺拳踢不擇緊歇此豈有戕殺之心哉故犯邂逅雖不可遽然區別此等處儘合商量不醉之永化尚已原情使酒之春稿豈可斷法特為減死定配

臣謹案閭巷物態　燭照如此萬物其無所遁情矣

伉儷之戕九既毆而斃投洞誘溺根由使氣家因杖打

江界民李宗大殺其妻田召史　覆檢跋詞曰上項田召史屍身檢驗已至一望渾身無不腐爛扎仍仰面諸傷之中心坎一處肋上一處皆血凝堅硬而論其形證沕合於法文杖踢條是遣合面諸傷之中腦後髮落處

傷處潤大血凝微硬雖無皮折骨碎之跡此亦要害之處是遺李宗大旣以曳頭捽髮拳毆足踢明白納招故實因以被踢致死懸錄正犯以李宗大懸錄着證以李召史懸錄是果在宗大以微細之事戕殺其妻心腸已極兇獰是去乙假作自溺之跡欲逃罔赦之罪是乎乃凡溺死者當日沈在水底翌日乃浮水面爪甲之沙泥肚腹之膨脹法文昭〻是去乙今此屍身溺在午後拯在未時不滿一時豈有浮出之理申辱太之招曰拯出之初挂於碓脚而一句之水終不吐出又此檢狀爪無沙泥肚不膨脹死後投水明若觀火負屍出川之事渠雖抵賴被

踢倒地之狀渠既自服則心肋兩傷即渠斷案投水一款使同餘事是乎旀屢次盤問終不直指是乎旀宗大之父琦明段獰頑之性本來有名其子行虎初不禁止如此虎人若不重繩逬土之民難以懲戢另加嚴處未知何如○許曰要害之傷凡有三處一心坎也一肋上也一腦後也宗因辨覈之法宜臚列三處之傷於是再執三傷覈定其一雖其部位皆重而尤重者有之矣雖其傷損皆深而尤深者有之矣始也通執三傷以定實因其下手執心肋以作斷案此皆疎舛之病也

判付曰本曹稟啓極其明快觀於投屍一事其下手之慘

毒用意之兇獰即京外幾百度文案之所未有者此因不
死法將安用三打四踢渠既自言其父亦言是可如獄老之
後奸計層生夫殺妻之律宗大圖欲掉脫舅殺婦之罪琦
明乃反音當以致元杞屢換詞證雜出似此隱情明若觀
火宗大身乙嚴飭推官嚴刑取服

臣謹案殺妻之獄 御判無不傳生而此獄及綾州林
因之獄 聖批特嚴者惡其既殺之後又從以投淵縊
項不唯用心不直其殘忍更甚也

侃儺之戕十 既毆而斃假縊圖生 根因使氣宗因被打

綾州民林聖遠殺其妻李氏 初檢跛詞曰今此李氏

之屍其後肋傷處本係要害而面部三處傷痕皆重其爲被打死明矣乃正犯林成遠之招曰打妻本無是事致命由於自縊是乃咽喉上下都無絲毫之縊痕祠堂湫隘亦無楣梁之可挂是遣尺以竿竹二介橫架堂中布簾其上以代床桌而其竹甚細其壁極薄决非吊挂之處且其竹架之上塵埃猶静初無結挂之痕又其繩索之形盤屈不伸都無重墜之跡則自縊之說自敗落空是子其言曰與妻相詰妻甚不恭既云不恭則不計要害乘憤敺打勢所必然金希益之招曰李女哀哭之聲其妻亦聽金運天之招曰房中敺打之聲外人皆聞

則詞證俱備何以逃矣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
段以林聖遠懸錄爲乎於房距祠堂不過八步則絶命之
後移屍不難是乎於金希益段其所納供專事含糊而兩
人皆是青衿婦女不得取格等是乎以並與正犯嚴刑得情
○許曰金希益證其哭殺金運天證其毆殺至於祠中
假縊之說非隣人之所得知也有何罪犯並請嚴刑過
矣
巡營題詞內觀此傷痕似非手足所犯砧杵之說旣發
於屍親之招所謂蹊徑不可不問行兇器仗不可不現
屍親處更爲發問爲於金希益段至親隣居聞殺不往

必無是理㫆乙去今此納供吞吐不直各別嚴刑詳細取

招○評曰金希益爲兄弟諱何罪矣

判付曰妻母非批頰之人祠堂非藏屍之處甘心冒法傷

倫蔑義殺妻之外決難容貸是遣領項無結索之痕竹架

有堆塵之跡號哭之聲至達四隣殺死之變非渠而誰及

其變出之後敢生掩諱之計忙邀隣居之戚叔粧出許多

之脉絡田間之呼傳房中之曳置節節巧慝不覺反拙不

可以金希益之前後變詞有所疑難聖遠乙良依前同推

期於取服希益段符同五寸之頑族眩惑三尺之重案原

其設心將無同矣然一獄兩囚出場無期加刑一次放送

臣謹案金希益以其親則同堂也以其居則比隣也證其哭殺不證其假縊人情之常也營邑羅織同於干犯

聖斷赫然特許放送此 王者敦風之微意也

伉儷之戕十一 兄逼妻死弟受妻誣 根因奸淫案因服毒

長水崔一贊妻李召史自死 檢案關

判付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倫彜也國之所以為國者以重風化也無是則其將人不人而國不國矣比年以來朝家之歲行閱獄者奚但為求生必死以窩導迎之方而已殺死之變或有關於綱常之際乙于仍無敬行扶倫彜正風化之政是如手此獄之蔑法傷風是前後殺獄之所未見

者看詳屢四不覺膛然而驚惕然而懼到今析獄反輕扶倫爲重先正風化次論獄情可乎大抵婦之於夫其恩義猶子之於父臣之於君三從之託在焉百年之好在焉生則同室死則同穴伉儷之義顧不重歟此獄辛女事即一變恠渠夫則以爲凡代死之心回顧獄中丁寧密囑者可見本心之不泯而夫之所爲亦有順受不順受者夫之於叔孰重孰輕孰親孰踈設令汝賛眞箇犯手其夫則爲凡督當其妻則爲夫曲護此是天理人情之所必然是如乎若欲念其夫友于之情慼其叔寃枉之狀則其夜事渠既衆看挺身爭死亦何不可當其行檢之初也道伯之一問

於辛女者猶或歸諸審愼而及見辛女之拾爲道伯者理
宜動念於傷處之變致察於違法之證乙是去不惟不此之
爲兄弟之間首從遷捜狀牘之題醜拙畢露以其妻一言
之立幟定其夫三尺之斷案旣墜之彛倫至此而益掃地
矣始於不當問處起畢末於當扶植處放過旣失按獄之體
又乖宣化之責事係傷倫不可以年久而容恕當該道臣
朴祐源罷職其後推官之報又以辛女之捨叔證夫有所
云云而題曰憑考次到付未知憑考者何事其顚錯失
職無異於前道伯而順天金永得獄事以無得證夫論理
蔽題此或爲掩從之端該道伯趙時偉推考身居讞獄之

地目見傷倫之事而道伯則無一言之執責但規規於傷處實因要欲摘檢官之罪疲軟甚矣卿等並推考雖以獄情言之李以失行屬官之女一出崔家便成路人夫婦之誼既絕何論子嫂叔之東之西任其所往觀乎節日之不還可知其心况店裡寄宿橋頭承訐俱有參證之人則一贊償命已涉無義又若汝贊當其不在家之時去帷之嫂半夜叩門則拒而不納已示斥絕之意迫然後受不過疇昔之誼其生其死于汝贊甚事在傍之藥褁既係明證左肋之傷痕宜付自觸大抵李女被逐之後漂泊失所身世悲凉抱子徒步已辦歸死夫家之心及其驅逐倫至飽經

困辱則不忍一時之忿憤性乃有三更之自裁前後事狀不

困辱則不忍一時之褊性乃有三更之自裁前後事狀不過如斯檢官雖以殺道之不變故之於被打嘗聞服藥急死者其毒在上況初不能如法檢洗者乎由前由後李女之服藥致死明若觀火而汝贊之多年滯囚備受栲掠此果何許獄体汝贊身乙以此判付曉諭放送辛女段罪大惡擬論以王章决不宜生出獄門而汝贊今既白放合有參恕令道伯嚴飭地方官嚴刑絶島限己身永屬官婢勿揀赦典以示朝家重倫敦風之政

臣謹案李女者崔一贊之妻也辛女者崔汝贊之妻也李女行淫爲夫所逐屬公爲婢其後路逢一贊肆其怨

毒被毆於一贊傷其左肋遂適汝贊之家汝贊家人拒門不納強而後納之乃於其夜服毒自死事聞一贊爲正犯汝贊爲兄嫂當自言毆嫂而囑其妻辛女使之立證法官遂據辛女之言改以汝贊爲正犯故處分如是也兄弟爭死其情可悲夫婦立證其事乖常故放汝贊以敦兄弟之倫亟辛女以正夫婦之倫卽 處分之本意也然辛女愚昧但知順夫之爲方便不念證夫之爲悖逆顧其情亦可悲憫或者立證之日別有罪惡不見原案今不可考

沆儷之戕十二 男毆婦順婦死男逃 根由宗因被打

文化過去總角殺同行婦人　覆檢跋詞曰上項致死
婦人遍身傷處甚多而額上之肉綻骨露直犯顱門胷
膛之三處青黑按之堅硬皆是當下致命之傷其爲被
打明白無疑故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旀安光白
之招云雖見鬪閧之狀而男女不分復見鬪閧之所而
血痕狼藉自其血處從其小路顯有亂踏之痕委棄之
物則女人之被打既訖從此路入斷然無疑是遣安光
白招云日欲暮時望見路上鬪閧黄汗位招云店主也日
欲落時忽見男女入來是如爲置日欲暮時被打於其處日
欲落時轉入於家家時刻相符兩言不差是遣韓德暉

招云厥女褁頭偃僂蹦跚可知被打於其處不被打於此家(是乎旀)黃汗位招云總角漢自稱兩主(是如乎矣)爲夫妻之間似不亂打於道上(兩主者夫婦之謂)抑或被打於別人(是乎喩)如或被打於別人俄者同來其夫忽無去處厥妻獨自致死有是理乎其所謂兩主之說必是粧撰而總角之爲正犯斷然無疑(是乎旀)天下之事變無窮人情之奸僞難測店主汗位或不能無疑(是乎矣)路上之鬪鬨額上之褁束鬪鬨之日時入郡之時刻言言符合節節無差汗位無可疑也上項總角容貟依汗位等所告後錄開報(爲去乎)分付五營刻日譏捕(敎是乎旀)干證黃汗位金白史韓

德輝安先白千連朴世貴功隣洪水萬黃東釆黃辰西
等仍囚縣獄以待處分爲乎旀致死婦人或是本道內人
物是乎喩以其容皃及所着衣服所持物件列錄發關於
道內諸邑或有如此人物出他未還者是去等使之推去
恐合事宜是乎等以致死婦人容皃及衣服物件並以呈後
開錄爲乎旀郡守自此還官 後總角男子年可三十餘
歲容皃衣服節婦人年可三十七八歲許容皃衣服節 ○議曰總
角之於死人與爲夫婦似無疑也打之者若是他人總
角其肯捨之而投店乎艸芳者若非厥夫婦人其肯隨
之而入門乎打我之妻命在頃刻而不叫執賊無是理

也打我之人本非親属而與共投宿無是理也意此婦
人或於路中奸淫被捉受此猛拳故婦人命方垂盡而
卒無怨言恭随厥後與之投店男子打人垂死而亦無
怍色天然相挈與之投店及夫眼光落地喘息将絶則
無論是妻非妻店人之縛男子勢所必至一縛之後将
爲犯人藉曰其妻難免償命擅公上策於是乎一道烟
而已檢案疑其非夫婦恐不然也總角年可三十餘歲
婦人年可三十七八氓隷之賤其夫婦如是者多矣

奴主之際一（贖婢員從爲兄執杖根由使氣實因被笞）

鳳山民梁有彥殺舊婢鳳今　查官報狀曰鳳今放良之時年不過三十歲問其放良之價錢不過四十兩方壯之年兼有所生輕價許贖恩固大矣舊主之病數月彌留咫尺之地終不一問其無狀甚矣舊主之教弟笞治不是異事有彥之聽令手打亦無不可決笞之數諸說不同極不過二十二十之笞決無可死一夜之殞必有他故所謂腹痛之說雖出推諉之計細究法文參以事理以此杖傷致命於一夜之間決無是理前後檢推之案一不置疑直請完決其在獄体殊涉疎忽是遣大

明律曰若奴婢違法教令而依法決罰邂逅致死勿論蓋所以嚴名分也又曰若奴婢毆舊家長及家長毆旧奴婢各以凡人論亦所以杜後弊也然我國奴主實有父子之恩君臣之義而昨日未贖只在勿論者今日纔贖已同凡人太没名分反生後弊豈中國奴婢之法與我國絶異故律意如是耶此等處有非愚見所可測度今此獄有彥殷庚獄已過九年受刑殆近二百而實因有徑定之疑情理在衆恕之科遽議償命之律恐非慎獄之意

本道啓曰今此獄事已成鐵案顧何敢別生疑貳有所

論列是白乎旀考覆變拍自歸死因之例套擊錚爰詞多與前案而逕庭獄老生奸政謂此因是白乎矣第其贖良之本事不無名實之相違是白乎如蓋此四貫之錢難贖二口之身只贖其子猶爲太廉並贖其母豈有是理鳳今以鵞前回婢三十年有功是如贖子之日並許其母故無價放良恩莫大焉本出有彥之初拍是白遣屍親槁男渠非梁家之奴但知殺妹之讎而其拍曰四十兩錢即鄭斗達贖其孫庚申之家而鳳今則便同無價贖良此非公言之可據者乎受輕價而贖子無所受而贖母恩至渥矣情亦深矣半年淹病尺地待來而背恩忘德一不來

問則百人聞之孰不曰罪當笞乎指使者有大也手打者有彥也兄既臥病弟當聽令撰諸事理亦所當然是白遣前此鳳令路逢有彥亦不問候笞治之日無數此罪此亦常事不是私憾是白去乙前後推問以此一事歸之私憾至謂之擅自施杖不受指使於是罪人生恟不當諱而牢諱查官持疑不必覈而深覈考覆之招曰其兄臥病欲自起打故不得已而替行其事此非歸罪於其兄不過形生於死中豈可以此謂之傷倫是白乎旀笞數不過二十徑不過五分稍大笞杖於致命雖由於此杖本情非出於殺心是白乎矣有彥以自來悖妄之性因病兄憤怒之

言自起手打竟殞人命倘非乃兄之指使豈有一分之

可疑乎此下引大明律二條專用查官論報之文

判付曰道臣起疑不無意見而今日纔贖其身遂與凡人

同論有傷奴主之名分者朝家以爲未必然矣大抵曰奴

曰主名分至嚴雖一日之間霎時之頃有奴主之名則不

償命無奴主之名則償命盖其贖前贖後有不得隨時潤

狹故耳若以道啓爲當則從今贖奴償命之律別刱放良

後限幾月幾日之文如有殺越之事取考日月之遲速以

判償命之當否可乎不可撓者法也強覔無法之訛終至

失刑之歸則安在其設法也此囚之如前同推似無更議

然鳳今多年役使一朝放贖頓忘前日之義不問故主人病則前日恩情有不可顧莫以今時能忘舊日政是準備語也況且有彥之毆打即由其兄之指揮兄弟之間奴各有主者恐不是著題語罪囚難赦情有可原卿等更加論理稟處

刑曹回啓判付曰道啓未知的當書啓誠有意見有彥身乙減死定配矣爲有贖與未贖名分懸殊今此傳生非爲舊主故也惟情與跡容有可原也然遽然發配似涉太輕加刑押送

臣議曰贖券成文之日是爲劃一之界自界以前奴也

自界以後良也查官道臣欲漫此界大誤也此獄有當
罪者三一本廳指使非自爲也若使有彥是奴非家則
不過爲執杖之奴也執杖之人法當不坐何獨於家而
坐之乎一朼笞度非可死也死於多日猶之可也死於
一夜豈可曰無疑乎一無價之贖異有可也恩施既重
辜負益深常情所憤顧獨無衆怨乎此有彥之所以活
也其不能自放者查報道啓有不概於　聖意也奴婢
擅殺自漢有禁竟無償命之文今條錄如左　漢董仲
舒曰塞兼并之路去奴婢除專殺之威不得專殺奴婢也
光武建武十一年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

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灸灼奴婢論如律所灸灼者爲癈民
宋太祖開寶二年詔曰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聽
其主速自收瘗病死者不須檢視　真宗咸平六年詔
士庶家僱僕有犯不得黥其面　大理寺言按律諸奴
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
二年　大明律諸條益詳著具列當事者宜考焉
世宗二十六年教曰國俗嚴上下之分奴婢有罪而其
主殺之例皆右其主而抑其奴此誠美意也然刑賞人
主之大柄以人主而殺一不辜猶且不可況奴婢雖賤
是亦天民也豈可濫殺無辜人君之德好生而已坐見

無辜被殺寧不惕然自今奴婢有罪不告官而毆殺者一依舊律科斷如有炮烙劓刵黥面刖足及惑用金刃木石一應慘酷濫殺者當房人口依律屬公續大典曰不告官擅殺其奴婢者用大明律杖徒之法而如當房人口悉放從良之文勿用（婦女因妒殺婢者鍾路決杖定配）

奴主之際二（族奴爭賭對衆投藥根由爭財實因杖打）

瑞興民郭尚甲殺姜德守　本道查啓曰要害速死莫緊於顱門而皮肉拆裂其孔甚濶燈板之猛著簟油之亂塗昭不可掩（是遣）白尚檢尚甲本以五寸之親長爲頭錢之伴（本文作投賤）起閙之時已有目覩行悖之事亦曰耳

聞尚甲於此更無容喙是白乎旀屍親姜世賓不欲爲子而
雪冤尚要賣屍而得賂分叱除良本係奴屬顧瞻多端是白遣
蓋此姜氏即郭家之世奴也洊考帳籍來歷分明是白乎矣
死者德守郭良深之許贖爲良者也犯人尚甲郭良深
之七寸族曾孫也既非至親之間又在許良之後以此
憑藉惟意生殺可乎若此不已則奴婢法文之中親戚
遠近之界限許良前後之區別都無所用乎今此閔召
史者敢稱訟夫之冤全歸敗 天之誅胡亂爲辭矯誣
崇聽自臣營從重嚴治計料爲白乎旀郭尚甲段依前訊推
期於得情◯議曰設令死者爲郭家未贖之奴不足恕

也賭錢拍肩同作馬吊之伴捉藥打顱自成鬬鬨之勢當下致命以速此獄奴主之尊卑何顏更議親屬之遠近何足更問兇悖如此惟有償命二字餘不必言也

奴主之際三 以奴告主成獄謀殺根由報怨宗因被打

京城私奴得福告其主某甲 檢案闕

判付曰奴主之分截若霄壤一有淩犯紀綱斁壞如是則人不得為人國不得為國我朝立制專尚名教扶綱植倫之政靡有所不至蓋堅氷之漸或在履霜而天地大防終不可踰越故耳今觀私奴得福獄案覽未半怵然有不平者名教掃地不料其至斯原案完決則有司存焉姑未必

論而以奴告主一事申論之可乎比茲年來堂階紊而等
威衰干紀滅分之事往往踵相接焉幾何不至倫胥此獄
即一亂常之變異奴主之分班賤無異奴以主證尚載邦
禁主被奴誣合置何辟大抵發告要成獄成獄要謀殺殺
主之罪三省按鞫雖云獄未具證未成謀殺未遂而發告
之當律自有不易之三尺卿等具格會推報議政府詳覈
施行一以存倫綱一以樹名教焉亦因是而有提問者皂
隷之賤莫知官長儓圉之徒不畏家主貪士寒族之偏受
凌侮者在在有之此由過於抑強而爲弊至於長頑又其
的定名律本無槩見無以商隷爲五品以上雇工爲家長

律斷擬勘決近因用律之文許旁照右項兩律亦在癈却
然則賤凌貴下犯上何異於尊之使爲向於通編增補也
擬將此事欲講定律名未之果焉今又不言是豈王者制
祥刑之意卿等博考典律訖議大臣定制畫一斷例粘尾
臣謹按得槁賤者之家奴也其主殺奴之親屬得槁自
以屍親告其主于官以圖成獄故　下諭如是也

欽欽新書卷之二十六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十四

盜賊之禦一（拒捕拔刃認盜殺良根由過誤實因被打）

來興民孟才云殺金千歸　檢案闕

判付曰斷獄之體不過曰情法情苟可恕法亦隨輕此所以有寧失之論惟輕之訓也大抵此獄以脉錄則腎囊頸根傷處既狼藉矣以詞證則檢庭自服查庭遁辭拍案尤明白矣假使千歸眞箇作賊既未執贓則不告擅殺之律焉可逭乎況松田過去之蹤非人家夜入之跡只以脫笠

之故遽生竊鐵之疑突地作黨惟意毆殺償命之律焉可
免乎然予則曰千歸之死非死於才云之手宗死於渠手
之刃是如乎方其曉色熹微松陰杳靄何來一漢隱身忙步
背包首因行止殊常而才云新經賊變餘憤未已疑而欲
追追而欲捕蓋其固然之勢也如使千歸自明其非賊一
任其追來則雖至於受困庶免於被打是去乙乃反拔出白
刃直前行刺雖無行賊之物明有害人之心當是時也才
云之杖安得不重衆人之拳安得不叢然則殺千歸者雖
曰才云致才云者即是千歸一則拔刃之故二則拔刃之
故明知爲賊急欲自救則此與無故相殺者豈可同論乎

律曰明火賊登時打殺者勿論雖不可與此比擬彼刃既亮我杖亦猛此足可恕是遣六人同心只顧亂打其誰人之先犯要害某人之下手最重所難分別乙是去只以千歸之被打遂定才云之首犯殊欠審慎之義才云段加刑一次減死定配才儉等五人段分輕重或刑或杖並即決放

臣議曰周官三宥之法一曰不識不識者與甲爲讎見乙爲甲誤殺乙者也乙固有罪而彼心誠以爲甲則聖王宥之人雖非賊彼心誠以爲賊則其殺固然黑夜扳釰非盜而何大明律曰無故夜入人家而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既曰無故則未必是盜也然主家之心誠

之故遽生竊鐵之疑突地作黨惟意毆殺償命之律焉可免乎然予則曰千歸之死非死於才云之手寔死於渠手之刃是如乎方其曉色熹微松陰杳靄何來一漢隱身忙步背包首因行止殊常而才云新經賊變餘憤未已疑而欲追追而欲捕蓋其固然之勢也如使千歸自明其非賊一任其追來則雖至於受困庶免於被打是乙去乃反拔出白刃直前行刺雖無行賊之物明有害人之心當是時也才云之杖安得不重衆人之拳安得不叢然則殺千歸者雖曰才云致才云者即是千歸一則拔刃之故二則拔刃之故明知爲賊急欲自救則此與無故相殺者豈可同論乎

律曰明火賊登時打殺者勿論雖不可與此比擬彼刁既兇我杖亦猛此足可怨是遣六人同心只顧亂打其誰人之先犯要害某人之下手最重所難分別乙是去只以千歸之被打遂定才云之首犯殊欠審慎之義才云段加刑一次減死定配才倫等五人段分輕重或刑或杖並即決放

臣議曰周官三宥之法一曰不識不識者與甲爲讎見乙爲甲誤殺乙者也乙固有罪而彼心誠以爲甲則

聖王宥之人雖非賊彼心誠以爲賊則其殺固然黑夜扳釼非盜而何大明律曰無故夜入人家而主家登時殺死者勿論既曰無故則未必是盜也然主家之心誠

以爲盜則殺之無罪引經據律才云其不死矣

盜賊之禦二 非捕振刃以盜殺主 根由盜內穿因被刺

瑞興民李三奉殺金成彬初檢跋詞曰家徒四壁本無懷璧之罪夜到三更忽逢剚刃之變盜之殺越古今何限而豈有若是之孟浪者乎左脇下刃刺之痕上尖而下濶是乎如兩人對立傷在左脇勢也起手於下收手於上亦勢也自腹刺之以達於背故於腹則扞格不入於背則順入無礙也傷處長爲一寸深不可測膂膜絶出中廣六分是乎如實因陵以被刺致死懸錄爲乎蓋此賊變出於半夜之間全沒把捉死於一日之內莫憑根

因是乎矣隣保之招曰賊漢枚捉之初回首向外不視其面喉間細語不出其聲必是居在隣里其面目聲音相與慣熟者是如爲卧乎所多發伶俐將校設譏窺伺是遣又藉隣里民人男女老弱一並成冊召致官庭或觀其動靜或察其辭色竊自附於周官氣聽色聽之法幸有女人銀丹嘗與村兒酬酢而李三奉之名出於其口故同李三奉不時掩捕施威究問則不下一杖言下自服是如乎以刀恐喝叩鍋剔土等說悉與諸人之招洞然相合分叱不喻行兇之刀子裂袖之上衣隨即現納不敢隱諱是乎等以正犯段以李三奉懸錄爲乎旀白晝殺人猶或抵賴是去乙

三奉段初無的證平問輸款還涉可疑是乎乃蓋其爲人
自來悖妄棄取有夫之女出没隣邑之境畢竟諸人之
招皆云優爲此事是乎旀今此直招非但中情之處劫亦
冀直言之見隣是如乎始入圄中遷延不出終爲所捉脫
出無路或回首而向外或藏喉而細語是如乎窮寇既迫
頭勢轉急以手刃一番刺過遂即脫身而逃走是固事
勢之必然是乎矣成彬將死之時既以回首向外聲音慣
熟等語明說於隣人則其妻其女必無不聞之理而郎
目出須無意告官推問之下亦不明說未知其間有何
奸情是乎旀隣保崔東岳池卜山等段不即告官一向牢

韓風憲起事始乃發告念其情節亦甚痛惡是乎旀金龍福段與三奉而偕往無一言而自服雖無干犯不可無罪是乎旀張健益段本出銀丹之招實有證主之嫌而閑係既重一例取招是乎旀覈檢官段以新溪縣令文移請來○評曰詞理條鬯檢報之佳品也西路山氓之俗凡死於賊刃者其妻子猜知犯人慮有後患隱忍不告例也不有綜明之官摘發而誅殛之則終於無事者多矣此案籍里民而察辭色恰有古人風采惜乎檢官之泯其名也

查官報狀曰李三奉特一虐悖無賴之破落户也黑夜

行刺自謂無知居然被捉事出不意自不覺箝口而首實是乎如勢當償命敢生被告反誣蔑蹤之人欲爲分摘之計是乎乃未死之前唉囑無理代命之後家庄何用死中札生語不成說李三奉之爲正犯毫無可起承受結案以正邦刑

本道啓曰盖正犯李三奉初不過偸肉之一潑皮而殺越之變與強盜無異黑夜穿窬白刃在手渠則脆身彼則流血所渠自服一如死者臨絶之言獄情毫無可起償命不容少緩是白在如中忽生逞毒之心兼售推諉之計乃敢搆誣他人一變前說而窘遁謊乱無足取供乙仍于

連飭推官另加嚴訊使之更爲輸款是白齊

判付曰李三奉獄事段不思暮夜無知之義冒犯窮寇勿逐之戒賊反倚杖盜憎主人烏可免守開鍋爲耽喫豬揮刀只急竄匿觀於有刀有刀之說恐喝主人令勿追雖與用意故刺有異傷痕若是狼藉致命又在翌日李因村兒之傳說有此罪人之斯得天道孔昭可見殺人者死是如乎始則輸款末又含嫌強作不近似之說急引無關係之人者究厥情状尤極巧惡依前同推斯速取服

臣議曰隣家偷肉本非強盜臨急嚇刀意在脫身其情有可想也然一念苟善則廣額屠兒立地成佛一念纔

惡則仗義好漢究竟殺人三奉其不能辭死矣

盜賊之禦三（秉醉行兇詐稱認賊 根田使氣宗因被打）

安岳民金守喆殺全景得　初檢跋詞曰今此屍體仰面合面大小受傷至於五十餘處（是如乎）兩臂胛脥之皮脫血瘡者與屍親結縛僵死之指節〻符合所縛布帶長爲十三尺三寸是乎旀腰眼脇肋俱係速死必死之處而兩處傷痕若是狼藉是遣面部胸膛處〻皮脫手背臁肕處〻骨陷實難一〻枚擧觀其鬪場卽溪邊沙石之地則傷痕之小者歷磚時沙礫之所磨破也傷處之大者爭抮時石塊之所亂打也時當酷寒反縛經夜

雖在平人必難保命況歷年之餘又被亂打者乎實因
段以被打致死懸錄正犯段以金守喆懸錄亦爲乎所謂
守喆聽言觀貌性旣儜猾兼以善辯況聞平生好爲酒
使是乎如今入葬家多飲酒杯乘醉出來乃遇景得俱以
醉人猝然相爭互相毆打而景得段觀其屍身本是屢
人受縛受打野中經夜仍爲致命是遣守喆段乘醉行
虎不慮其死宿於山谷曉入崔家直道其事見捉之後
又向屍親自言其縛惟云不打及到檢庭始乃變辭是乎
亦所謂擴出一人段不知誰某而要亦葬家醉敀之人
三人相遇胥詬胥鬪棄笠先歸守喆旣縛景得ㄷ此遺

笠以爲賊漢棄笠先歸是如爲旀至於錢兩問於主人守喆所指本止二兩今云八兩亦是虛言所謂賊漢明是粧撰是乎乃第方嚴加譏捕是乎旀人所不見人所不言而守喆見之守喆言之設如渠言棄錢先敀之說既發於與景千吐實之時則其縛其打決非先去之人所可爲者是乎旀今見守喆之衣流血漬衫而亂染身上更見景得之衣血痕成班而冬衣盡裂是如乎兩相搏鬪明白無疑是乎旀鮮帶結縛之說應毛景千當場直告則守喆者忽起揮枷欲打兩人兇獰之性於此可驗是乎旀覆檢官段以長連縣監請來

覆檢䟦詞曰云匚傷痕與初檢同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乎
旀千連崔景千之招曰守喆來言之時見其形色眼胞
坼裂衣服糜穢傷處既大血跡亦多聞其所言則黃昏
逢賊相與鬪閧吾自解帶縛置沙場此是全明守之子
也明白爲言是如爲卧乎所命守之子即景得也詞證如此匚
獄正犯豈非守喆守喆景千使之面質觀其容貌則氣
完頗豪殊㤼悖頑聽其問荅則言辭多屈頗涉糢糊察
其衣服則血跡淆雜無處不到是如乎問其血跡乃曰渠
身之所出不亦詐乎渠之傷處只在眼胞左襟右裾猶
可染也肩隅背後又何波及渠手行亮明若觀火是乎等以

正犯段金守喆懸錄爲乎旀守喆手指三笠以玆發明其一守喆之笠也其一景得之笠也其一無主之笠也一笠旣剩似爲疑案是乎矣若如守喆之言果有賊漢乃與景得同棄錢兩則但當同逃又何相爭受此縛打之厄乎笠子出處雖未查得此不過偶得一笠漫漶爲說以求死中之生也究厥兇計乜極痛惡是乎旀

巡營題詞內曠夜昏黑無伴獨行遇此兇人至於殞命言其傷處則五十痕損殆若鬪泥之斂究其情跡則三箇笠子或似印雪之鴻是乎如解帶結縛初旣自服景千萬恍耳聽分明設如渠言被賊剽棄則縛而不打有是

理乎情窮勢蹙並諱其縛如無實犯胡乃變辭數步之
間內賊迭出相奪相搏終至殺越者事不近理語不成
說乎是如葵家諸客無不醉歸犯人死人俱以醉漢互相
狂醧至於顛撲畢竟强者制人弱者受制及其致死之
後鼓生粧撰之計欲把三箇笠子粧出一條賊漢欲巧
反拙其誰信之然其一笠之出處不可不覈將爲家中
之辨出乎似近臆料將謂路上之拾得乎亦涉虛謊到
底窮覈多歧廉問以究其根爲旀結縛之說渠旣自吐
血染之痕今亦難掩成獄一欵無容更議縣監仍定同
推官乎爲去待用刑約日會推各別嚴訊期於取情○

議曰笠子出處不須問也若知其人必圖分禍何待窮
覈而告之乎兩賊合力怖夫難當胡能執一而縛之乎
醉宿山間曉往崔家道有遺笠遂拾以去耳其遺笠者
亦葬家醉歸之客朝將索笠聞有殺變戲而不發何以
捉矣雖捉此人必無所犯無用崎嶇然索得也

胞胎之傷一 毆人夫婦孕婦捐命 根由爭薪宗因被打

尚州民鄭夫㞯殺朴召史 本道啓曰兩鄭俱無恩怨諸掐未必扶抑而應振則皆以爲無所手犯夫㞯則必以爲無數亂打畢竟解紛之擧必待夫㞯之父則其爲正犯非渠伊誰蓄憾於一束之芻移怒於下機之妻爭端始微手勢轉毒如椽之木折爲兩端枝損之痕殆無完膚戕害之心既如彼免得毆打之跡又若是狼藉償命一款無容更議○許曰胎傷毋死之獄宜論犯人之知與不知二其孕而毆之則殺兩者也不知孕而毆之則毆一者也今此道啓並無胎孕等字但云犯人可殺

踈矣哉

刑曹啓曰薪芻起爭草管人命旣打其夫又毆其妻遂使懷孕之女乃有致命之慘年未弱冠兇悖若此可謂天生頑物各別嚴訊從速取服何如

判付曰夫埜之獄一言蔽之曰刑官言當所謂稂莠不鉏嘉穀不茂凶民不去良民不安者是矣因渠一人凶悖幾傷三箇人命一人之死猶償其命況兩命乎然難度者獄情令道伯嚴飭推官別加究理如有一分可執之端須卽報來事嚴飭該牧使處

胞胎之傷二 毆人夫婦孕婦捐命 根由使酒實因被踢

全州民金龍采殺金色史檢案關

判付曰金龍采獄事段當初道啓已有原恕之論至今訊推槩出難愼之意是如手六朔被蹋七日墮胎竟至於母子並命則無論故殺與戲殺由我之責渠烏得免但以常情論之隔隣之人誼不尋常懷孕之女理宜護惜方其起鬧之時醉裏拳法實出誇戲憤頭足勢不過邂逅夫則追出婦則拖持以身翼蔽互相顚倒廢拳大蹋何必盡敀之於龍采是沵伊後數日或炊飯或縫衣者尤可見其被蹋之不甚重分叱除良設令被蹋而墮胎墮胎者未必盡死果是的確之論此等罪疑之類付諸惟輕不至爲失刑龍采身乙

加刑一次減死定配

臣謹按醉裏拳法實出誇戲則本因戲美而成鬪也大抵胎傷母死之獄多非犯人之獄意宜主原恕之論

胣胎之傷三 孕婦旣殞死孩乃産 根由差役宗因被搗

鳳山婦金大兒殺尹召史初檢跋詞曰今此尹召史屍體渾身上下無他傷痕而腹部高脹所見危懍下腹乜高狀如栗苞以手摩拍堅如鐵石與法文所載胎傷形症沕然相合提如尹女懷孕旣滿九朔金女據腹盡力毆搗未過一宵遽爾致命試以銀釵其色不變宗因段以被搗胎傷致死懸錄爲乎觀其鬪場則田中蹴踏

凡有二處而畦壟類夷殆同馳馬之場頭髮適散有若鬪毆之毛爛熳酣戰即此可驗是遣金大兜既曰扶執而顛仆又曰在下而被打則顛仆之間在下者或上在上者或下豈有常乎坐腹敺搗即此可知金大兜段以正犯錄上是在果哀彼尹女一身被搗二胎並殞以一償兩猶有餘罪是乎旀金大兜之弟金台史段扶曳頭髮助犯行免論其罪犯難弟難兄以干連懸錄已下節○案凡胎傷者即死者之形證如腦破脇折之類耳被打腦破者其實因不言腦破被踢脇折者其實因不言脇折則被搗胎傷者其實因不必言胎傷然自古胎傷之獄皆言

胎傷者所以著两命之殞耳嘗於胞胎之案余以胞胱二字爲衍文若夫胎傷之案不可與胞胱同論凡被打被搗而胎傷者其實因宜用四字其或不因人打渠自胎傷而誣云被打者其寃因只用胎傷二字其受誣者立之曰被告人可也

覆檢跋詞曰今此屍體左眼胞右臁肕左手腕等處更梢血瘡無非闘閧之傷而兩脚之間有一死孩并與胞衣而產下身體頭髮完成人形胞衣紫黒按之柔軟娖手無寃錄胎傷條曰孕婦被殺経埋地窖因地水火風吹屍首脹滿骨節綻開逐出腹中胎孩註曰孕婦覆檢

之後並未經埋窖胎亦自出今此覆檢在於初檢第四
日後則並胎產下等節洽合於此此條實因段以被搗胎
傷致死懸錄爲旀子季明妻之執頭髮完國母之坐腹上
多入目覩而皆曰被搗則詞證明的更無可疑完國母
金大鬯以正犯塡錄季明妻金召史以干連懸錄下案
母死兒亦載醫書凡遇是者不必疑也
本道啓曰蓋此金女積憾其子之還役必欲逞毒於尚
欽而不逢厥夫移怒其妻以至於此已節下無寃可許其
計已窮則創出內奴之說要爲飲酒之階是白乎所隣保諸
人不聞其說檢案推狀不見其影節趙完國搆虛揑無

専事誣罔託以鳴冤上煩 天聽此不可以爲毋訟冤有

所容貸自臣營從重律科治計料

胞胎之傷四（孕婦竟殞匹嫡爲祟根由爭鬩宗因被打）

居昌民朴昌孫殺其妻達分 本道啓曰三妻同室易

啓爭鬩之漸五朔懷孕正當保惜之時（是白去乙）惟彼昌孫

家貧不能自畜而猶嫌比隣之寄宿有娠異於凡女而

過加叱咤之惡習（是白乎乃）縛竹爲帚本非堅重之物乍瘥

微堅又無過損之痕緣此致命終未十分端的據此成

獄論以償命恐非疑輕之義

刑曹啓曰三女成姦因是勃磎之階一夫當家常肆悍

妒之惡而竹帚一打固非必殺之心昏夜急走難免顛躓之患則其死也非由被打其祟也專在胎傷道落傳生之論不無所據伏惟 上裁元犯兩妻同庭取招有非盤覈之本意檢官推考何如○議曰貧民畜三妻淫人也一怒甓二命亾人也淫亾如此而無故原恕恐不可也

胞胎之傷五 胞胎而死毆踢爲祟根由奸淫案因被打

萬頃民姜道辰殺李召史 檢案闕

判付曰姜道辰獄事段言出一時之戲怒藏兩月之久手打千得足踢李女生死雖分於歇緊獰毒并及於母子揆

厥情狀已極可惡而胞脫既非宿病腦暈所載法文難攅之招不足取信道辰(身乙)姑令依前同推

判付曰今日踢明日死無異即地(是如)子足踢雖無公證之目覩顛仆明有朱女之口招大抵脫肛脫胞即尋常恒有之事元非危症急祟則因此致命必無是理而翌日之死蓋以脫胞之由於重踢非因脫胞而至於必死也然則此獄只當論被踢與不被踢不必言脫胞與不脫胞也若被踢一款屍親之言別無構揑崔女之招又云扶歸(此分良除)干得才人也(才人即巫夫之爲倡優者)道辰良人也以地則差賤而差貴以年則一少而一長方其招問之時已有惹鬧之意則既

有毆次之批頰獨無一番之猛踢乎其所謂一臂推擠適足爲欲巧之拙而重被溪夫之毆打的在毆日之前此一欵最合致疑亦既入於推官廉探安知非道辰下手適值被打之餘乎道啓中顋腦相左之說亦有所見提如此而償命島在其審慎之本意道辰身乙巖刑一次減死定配

臣謹按 御判云李女之死由於重踢非因脘肶惟此毆句正宜表章演繹著之律令亦作檢驗家之金科玉條不可一讀而止也蓋檢驗之法執破傷以明其毆踢以定實因之名執毆踢以查其下手以決正犯之人假如李甲打張乙腦破致死則檢官執腦破以明其被打

此實因之所以名也執被打以查其李甲此正犯之所以立也然則肐胱者腦破之類腦破者不以腦破爲實因則肐胱者奚獨以肐胱爲實因乎李娘之肐胱而妻吒之爲正犯亦寃矣必用被踢二字則踢者爲妻氓被踢者爲李娘兩相聯結厥罪以彰而獄於是矣豈可以肐胱之爲稀罕而取爲宗因之名乎凡腦破嗓斷脇折腸出之類悉皆如此實因之名止有被打被踢被刺被壓之等不可以形證混之爲實因也

發臚之屍一 奸夫殺正奸婦同死根由奸淫實因刃毒

殷栗民吳幼漢殺朴加孫初檢跋詞曰朴加孫屍體段頭面則四處被刺而皮破骨損右臂則兩處被刺而皮縮肉露是乎所驗其傷痕似是大鎌之所截而用意兇殘所見慘毒實因段以被刺致死懸錄爲昆在吳幼漢屍體段頷頦下刃傷之處既甚且濶按之則流血湧出鼻竅相通亦有流血是乎如屍親吳右胄之招云流血點點灑地自其門前抵于井畔此是自刎而投井是乎所蓋其刺刃在先投井在後而投井之前能步能投則畢竟殞命在於落井之後然要害之傷既如是重大則捨此要

害之剌刃取彼歇後之投井理宜不然是乎等以實因段以
自刎致死懸錄爲乎旀李召史屍體段遍身上下元無一
點傷痕口之不破腹之不脹指甲之不青試釵而色顯
煎汁而成鹽等諸症沕合於無寃錄服鹽滷致死條分叱
不喻屍親及干證諸招皆以爲服滷至有以瓶口傾飲之痕
丁寧納招是乎等以實因段以飲滷致死懸錄爲果在大抵屍
親朴召史之招曰與幼漢與李召史爲同姓親異姓族
而相與潛通是如可見捉於加孫至有執贓幼漢外雖納
婿內藏禍心故恐有後患不可久留卽加孫生時之言
是遣幼漢李女自刎自毒次第致死於朴召史夫妻詰

責之後是乎所贓之旣執常以爲憂謊之多端終不肯還則黑夜戕殺欲以滅口是如可及其朴召史之來詰也執贓之巾鞋納媚之火鐵昭然在彼則自知其罪之不追無寧自處之爲愈李女則自毒而飲滷吳漢則自刎而投井是乎所若使李女吳漢元無罪犯則雖使刑訊之及身猶當談笑以圖生何必徑先浪死以歸難明之科乎李女段行淫之跡終難掩諱吳漢段刺殺之後自知其罪蓄怯交中一時致死是乎等以此獄正犯雖是幼漢渠旣先斃今無可論是乎旀朴加孫被刺之刃吳幼漢自刎之刃無人拾得不得圖形是乎旀滷罌段土甁一口可容一斗

瓶中餘滴可為二鍾破瓢一箇尚有湿滴是乎㫆井深段上自水面下至水底優為一丈藁鞋一兩浮在水面

○評曰朴加孫之被刺雖曰無疑吳幼漢之自刎吾所未信凡自刎到死者必其食氣嗓受刃也嗓既受刃即當昏到氣雖未絶身何能動〻身舉足自其門前抵于井畔開眼視井舉身投井有是理乎此聶政之所不能以加孫為之乎凡欲自死者刎已足矣井又奚為若云自刎之後神識猶清能辨投井之舉則其實因又當以投井歸重該稱自溺致死不當曰自刎致死總之朴加孫之被刺雖曰無疑其起手收手濶狹浅深法當詳論

況呉幼漢之自刎乞當致慎者乎其起手收手初不詳檢但聽兩家之詞證遂斷二屍之實因讞之疎漏莫此爲甚而監司題判順且無事噫其誤矣○又曰凡衆屍行檢之法每取一屍錄其實因錄其正犯一屍既了又論一屍例也朴加孫實因之下宜論呉幼漢行兇之節繼之曰正犯段雖已身死以呉幼漢懸錄又其下二屍則既皆自斃但錄實因靡所不可而今朴屍之下遂無正犯豈不疎哉　又曰呉幼漢李召史何以謂同姓之親異姓之族也人各一姓同姓則非異姓異姓則非同姓二者之兼莫曉其故易曰同而異其是之謂耶

又云刎而投井者其足必跣藁鞋一兩何以浮矣刺而殺之又以投井也明矣

巡營題辭曰一日三屍極涉驚恠驟看似難決析細究實無疑晦是如乎加孫平日雖有執贓幼漢於今若無自刎路傍之屍不可謂幼漢之必殺幼漢自殺雖曰可疑李女同時若無自戕奸淫之跡不可曰李女之必然而天道孔昭其自彰如是矣巾鞋火鐵可謂真贓爭詰道傍已露宗跡則姦夫噤默而無言淫婦竊聽而潛歸各辨一死以勘自作之孽不亦宜乎生子不肖幼漢父之所供明白久留不可加孫妹之所聞丁寧則一番戕害勢所不免兩相和應理所必然倫綱之污衊如彼殺死之

慘毒如此而顯戮未加陰誅先及免身旣斃盤覈無路干連諸人一倂放送爲跡實因二字何等嚴重而屍帳則錄之曰被刺跋詞則懸之曰被斫大違法式不可不論勘覆檢刑吏段嚴刑次待用刑着加上使○許曰吳幼漢自刎之穴若是其深濶初檢云豈不可疑凡自刎之人心雖慘毒手自怯軟其狀不能深濶此自然之理也吳幼漢獨安能深刺而濶掉之使其孔孝豁又能大踏步出門以擧身投井哉或者幼漢之父見其子行免殺人卽云事發則破家汝死則無患卽以刃推之旋又投之於井中要以漫漶其事目設若爲是亦無所成獄

而按獄之法不宜疎漏若於他獄其疎濶如此則將使死者含寃而犯者漏網其可乎哉

毃臚之屍二 其子殺人其母先死根由差役宗因被踢

載寧民郭明大殺車光碧 初檢䟦辭曰今此車光碧致死委折屍親切隣皆未參見是乎乃強壯少年鬪鬨之餘即日致死則郭明大雖欲發明得乎明大之招云身往縣洞里長家日暮還家則其母為光碧所打氣息奄奄急欲告官旋入邑中而光碧之死在於其後致死委折全然不知是如乎乃爲若不被打何以死矣左邊腎囊顋有皮脫色黯之處而圍圓五寸筋絡縮短與右不同顱

門頭有紅氣與法文被踢條吻然相合是乎等以實因段以
被踢致死懸錄爲乎旀崔召史段致死在於東死之翌日
是如乎渾身上下別無傷痕只有若干皮脫而已試以銀
釵其色皆變分叱除良金德章以其家雇工證其飲鹵劉一
千以其家切隣證其飲鹵蓋以光碧旣以殞命明大將
爲正犯崔以慈母憂怙弸中遂辦一死漫漶獄情以救
子命是乎等以實因段以飲鹵致死懸錄爲乎旀郭士得之招
云絲洞之行兩漢偕往及到半程光碧更爲突入明大
脫身逃避光碧旋卽還家明大獨往絲洞是如乎乃爲此至
親曲護之說也路中突入遂與相鬪以至廝殺灼然無

疑是乎旀突入在進士之坪致死在叓橋之前是如乎乃爲兩
地相距本是咫尺則被蹋而歸不遠而踣不是異事是乎
旀明大之抬隱然以光碧之死諉於其母是乎乃老婦之
蹋壯男全不近理况母之相鬪在於家前雀之致死在
於遥外况彼雀也囊旣被蹋又何以趕到三里之外乎
喙緣三尺無辭發明是乎等以正犯段以郭明大懸録爲乎旀
玄有奉段明大之妻父也明大孱弱光碧强壯抑强而
扶弱制踈而護戚亦人情之常是乎乃詞證不明有難斷
之以同謀共毆之律是乎旀金德章段此獄委折渠必詳
知而一詞牢諱終始不吐不可不嚴刑是乎旀崔召史之

致命雖出掩護之計其命既戕子罪彌彰身雖浪死情則可矜是子旅干連諸人一併嚴囚云云覆檢官以鳳山郡守文移請來○評曰車屍實因之下即論郭明大以立正犯次論崔媼之屍可也此跋並論兩屍緫云郭明大爲正犯誤矣　又曰服滷之說但據詞證滷羌滷涎無所考檢亦大踈矣　總之按獄之法最觀風教郭明大之母死於何事以子之殺人致母之自殺直不手刃與弒等耳爲明大者方此誘罪於其母逃孽之自作此其罪同赦之大憝也區區事理之然否地處之遠近又奚足論檢官於是乎失體矣

覆檢跋辭曰車光云屍身云云（傷痕實因與初檢大同）崔召史屍身云云（飲滷形證化與初檢頗詳）絲洞里長之招云明大昏後還故曰吾將捉光碧來與汝面質以此觀之則明大捉到中路與之相鬨（是如可疑）見其猝死自生恐㥘二更深夜十里山路訪其妻父同謀掩覆反稱渠母被打急先告官意欲先發而制人未免欲巧而反拙（是乎亦）大抵光碧之死不在於白晝村閭之中乃在於黑夜荒郊之外着證無人決折似難（是乎矣）達夜奔走蹤跡蒼黃鄉廳入告語言顚錯渠將何辭以發明乎

巡營題辭曰傷處云云大抵開丁坐納（謂軍布簽代）一或陳

告輒懷嫌怨視若仇讐(提如)唯彼光碧積憾朔中連日

詬辱明大於此辨白無路不堪其苦至有對質之行路

中爭鬨轉轉層激始鬧於進士坪畔終戕於隻橋田中

(以下刪)○許曰監司批決但當論其情犯擬其律例而已叙

述本事如干連干證供招之語抑何故也進士坪隻橋

田何與於風教之責

欽欽新書卷之二十七

洌水 丁鏞 輯

祥刑追議十五

經久之檢一（腐朽之腹履跡宛然 根田批奸宗因被踏）

兎山民金夢世殺金千義四檢跋辭曰今此獄事死已三朔檢經三次而實因不分詞證不備寂難勘破故若心焦思反覆檢驗（是守）矣遍體上下無一段傷痕執定者是遣試以銀釵而色不變納以糯飯而色無驗（是守）乃形體皆以腐消而獨已消之腹部膨脹不爛肉色異常故終日檢驗百爾究思坐立注視橫竪諦驗忽覺履痕成危

印在腹上遂用醋糠葱梅等法物試之愈用愈著究然如泥上履著之痕後頭深而前頭淺者人之踏物也用力在踵而不在指故也足之踏物也右稍進而左稍退然後用力尤重故其痕有參差也仍念腎經藏在小腹而血絡上至頂門下至足心故各用法物更畵頂心則紫黯之色頓然透出復檢足心則鮮紅之色忽復露著取考無冤錄其踏死條曰人踏傷成斥而長一頭重一頭輕其壓塞條註曰若檢骨則傷在頂心及兩足心其覆檢總論註曰凡傷下部之人其痕皆現於上男子之傷現於上下牙根裡骨今此齒色之微紅牙根之脫落

節〻如合斷〻無疑分此不喩招集元犯與諸證人歷〻指以問之元犯金夢世曰果如屐痕無可言矣夢同則仰天而終不締視是如可顧謂夢世曰吾則見且不曾此何事也諸證人則面面注目曰宛然屐跡之著泥矣同然一辭更無異言則實因不可謂不明故實因段以被踏壓致死懸錄爲乎乃踏壓之事必在於熟睡無人之地則固非他人之所可看證者是乎矣即取元告及元犯招觀之雖率厥女而来不可與我同里之言自發於夢世妻之口則其以千義爲不共天之讐者即渠一家之公議也且以常情言之吾女青春豈可獨居之說即發於龔

子之地幸子之死欲取其婦之語忽出於吾家親信使役有同奴僕之千義而目見其與子婦密語之跡則其欲殺之心亦人情之所共有也當是時也喪子之哀無處可泄而查毋可笑之譏（姻家俗謂之查家）既由於子婦之他志實本於千義之挑情馴致子逐送其婦則夢世之積怨深怒專注於千義方此扼腕切齒之際彼千義也孤身遠投如蝨撲燈自誇其所從來而肆然呼之以龍卜嫂則於是乎夢世欲殺之心勃然而遂不可禦矣此固理之必然是遣且雷東沙隅屍身前處則乃是數十户大村連絡通行之大路也夢世兄家纔爲四里許若謂

千義之死在於二十五日則餓者無病之人行未五里
遽然在斃必無之理也若謂其死也在於六七日則二
三日之間只行四里而空然臥在即地死於即地守其
生其死長在即地則其間往來此路者幾千人何故都
無一人見得而三日之後始現於夢同之目守即此一
段而夢世之乘夜踏殺乘夜擔置明若觀火是守矣人命
至重獄體甚嚴重言復言指示可生之道使之發明而
終不得發明使之推諉而終不得推諉耳指．三招直曰
無言可言則不得詞證之備而獄既成矣故元犯段以
金夢世懸錄爲旀守夢同段所係緊重而狂畧之人雖在

償命之科律有減死之文恐當有參酌之道是乎旀夢世
婦李召史段千義之死專由於此女而卒問之下堅忍
不服嚴刑得情從重勘律恐不可已柳天馥全酌達宋
德才等俱以坊任里任有此殺變而不即報官不可無
嚴懲是乎遣 高雲日段身爲鄉品代寫千義之訃書製
給李女之訴牒其在獄体不可無懲是乎旀夢世之母及
夢同之子貴得段雖出於各人之招而既無關係且非
緊援分叱不喩實有毋證子〻證父之嫌故不敢取招是乎遣
其餘諸人別無可問之端○評曰檢驗以誠不委吏手
詳考法文使微之顯其悃愊達於詞表檢報之雋也文

亦精悍有力（四檢官似是瑞興縣監）典雅有法必儒雅絕俗之手所爲也

巡營題辭曰屍帳捧上（是在果）覆檢三檢狀實因之懸錄問目之下語不免所見之差誤以至明者之一失所定實因旣與初檢四檢相左固當依例論罪而亦有不可膠守者檢官若或懲此一不相矛盾爲免罪之妙計而初無出意見究覈之意則亦不能無弊（乙于）仍兩檢刑吏只先附過以待獄情之查得（是在果）大抵干義睦溪婦下來之時適當爭世逐溪婦發怒之日不交一言自外送去其果近理乎若云出於憎惡故爲斥絕則猶爲可歟

之方而自来千義無常出入於渠家之内外則夢世兄
弟雖牢瞞於房中渠應不請而自入雖欲不見其可得
乎欲掩後來之行免並諱自初之相接已擬巧惡設如
渠言夢世之母軫其飢飽先問其喫飯與否問其行止
至探其鄰邑去處少無叱怒之色顯有慇懃之意則千
義何故不復來投而告別數日之後暴死五日之内乎
屍親之見瞞而請放檢官之持疑而致誤皆出於未得
其傷處而到今雖履之痕難掩衆目之覩三角不朽一
辭稱然而渠亦曰果是履痕無可言矣斯豈非昭昭天
理哉獄老生奸事久辭變勢所必至趁此奸賊之新破

巧計之未餙初同推不可不星火舉行如此獄情亦不可循例爲之瑞興縣監加定推官爲乎去到題即刻移文往復同金夢世金夢同屍親李召史溪婦李台史干連禹日雲禹起文等身乙着枷移囚於瑞興獄約日相會於瑞興縣急急嚴覈究問爲乎矣初檢四檢官爛熳相議出意見發問目雖至四五次推問期於得情爲乎矣至於刑杖段各無過一次爲乎旀初檢實因既與四檢相左則刑吏固當一体附過而以問目觀之起疑則同而惟其沒把捉之故傷處未及辨別亦不無衆怨之道姑爲安徐以待獄囚之得情爲旀四檢文狀不徒實因獨得

傷處問目取招無不纖悉如蘿得援但金占春之不令面質稍爲可欠屍親正犯之私和本末初不擧論又屬遺漏今番段並爲究覈爲旀柳天韻身以風憲一聽夢世之私囑不即告官其罪不可不治令若一併捉來於遠地亦爲弊端以此意移文新溪縣捉去使之嚴刑即爲放送爲旀其餘干連諸人段别無可問之端並放送屍體段出給屍親使之埋瘞◯訴曰四檢之狀明覈典雅有足以受此禮良然使主推官兎山縣監領率諸囚前赴瑞興縣將以何面目復對吏民乎瑞興縣監既云加定則同推官必覈檢之金川守也遭若摧屈又與兎

山同赴瑞與豈不赧然發騂子君子不愧人以所不能使

相於是乎失德矣

推官跋辭曰節若其犯人之情節則初檢四檢緫露無

餘勘破已悉而今番推覈之際真贓疊出新語疊生淫

婦褐服千義持去此實交奸之真贓爭世宜乎先發而

乃云此言若出吾當必死叮囑淫婦使之勿言可見其

手犯怯死之情矣節　又曰搜定見屍之日子欲巧反

拙要助上京之路資自怯自現處屍親之歸罪豈非春

雉自鳴疑大春之毒手反欲濕衣移蒙至於標衣囑婦

當死者何意屍笠藏厠始秘者何意　節　案踏歷人腹

者必一足留地一足踏腹營題及推報皆云鰓履有痕

是可疑也

經久之檢二 掩埋之骨血暈顕然根由奸淫實因被打

康津民孫道仁殺洪貴山初檢跋辭曰洪貴山屍身合面之腦後血瘡仰面之眉叢骨紅頰骨之血暈微紅沕合於無寃錄檢骨條而同狀致命要害之處骨上之痕旣如是狼藉則皮肉俱存之時其所被傷不言可想是乎旀脅膛骨之中折道仁或諉於慌忙馱屍時所傷或諉於前日鬪鬨時所折是乎乃全是粧撰之遁辭分叱不喻五毋招云被打之際只聞骰齒喉苦之聲乙仍于以傷以

證其毆無疑實因段以被打致死懸錄爲孫守正犯段以孫道仁執定是在果惟彼貴山生不能保妻終被兇人之所殺死不得完膚仍爲狐貍之所噬屍不安土體無全骨事之殘酷莫甚於此○按凡檢骨之法宜於屍帳目錄諸骨之下各注骨數錄其形狀又其諸骨之中有致命之骨有不致命之骨若於致命之骨折傷其注錄尤當致愼也

本道啓曰古今寃死者何限而豈有如貴山之殘酷哉愛妻之白地見奪辱貿之黑夜被撲生前死後至寃莫暴而死未得爲家屬之收歛埋不過爲讐人之滅跡土

石之掩未防烏鳶之啄囓兩潦之漂未免骨骸之失錯

噫彼道仁無容議爲痛矣五丹胡寧忍斯盖奸妒戕害

之變或出於勢不相容之地或由於自己免禍之計而

今此道仁之意則族奴之子殺亦無妨故無難下手五

丹之心則斷情之夫死而爲幸故視若尋常其用意之

兇頑作心之忍毒可謂二而一耳綢繆之計雖或可欺

報復之理本自不忒故綠雲之瘞始發而隱情自吐白

骨之檢乃行而真贓畢露況此五丹見捉之日子乃是

貴山致死之初朞未售蜈蚣之計竟速雀鼠之獄則事

不偶然乾道昭〻分吡除良木拕之撲倒是勢之踏下迭出

於二囚之供髑髏之血暈骨骨之折斷洵合於兩檢之報則道仁當日之犯殆無異於指掌貴山經年之冤始可雪於旣骨今以自縊之說敢爲自明之計是白乎矣貴山直一庸騃無腸之物也雖恨五丹之失無奈兩班之勢徒信其言於不可信之人或冀其還於必不還之地蒙詬冒恥哀乞不暇則以何性氣以何勇斷暮夜自裁於人所不見之地耶室多不寐之人門有難處之客則坐覘動靜其勢必然發憤自縊何等擧措而出而見之已無及矣者其豈成說是白乎乙喩道仁手犯安知非五丹造謀乎雖無造謀奸夫殺本夫而知情者本爲一律則知

情之五毋不可與犯手之道仁有所異同是白予所道仁五

毋并令取服同施按律斷不可已齊是白○許曰詞理條

鬯粲讞之佳品也

判付曰殺越之變何限而設心之絕悖致命之至寃豈有

如此獄者哉始既騙其妻而奪之終又戕其身而匿之經

年暴骨任他烏鳶之喙一時滅口欲售蜈蚣之計究厥情

狀節節慘毒噫彼道仁渠亦人也是可忍也似此兇悍漢

子若不如律償命噫彼無告殘氓非但莫保其妻孥又將

不保其軀命寧不痛惋至於五毋段置無論知情與造謀

卿書考律儘有所據同孫道仁五毋等身乙並另加嚴訊

期於取服

經久之檢三 死理三月痕餘一處 根由使氣宗因被打

延安民申相孫殺姜銀石 查官報狀曰蓋此獄情銀石之失意乞言相孫之信手一棒致命於一夜之間而灰杵之免罷自在行檢於三月之後而腦後之傷處依然元犯之既逃旋捉天道昭昭諸人之目擊口招詞證鑿鑿中相孫之打死銀石更無可疑嚴刑得情依律處斷恐不可已○評曰腦後之傷既謂之痕而已矣則非骨破肉綻者也既謂之依然而已矣則非明確著顯者也

本道啓曰大凡殺獄難掩者實因也難得者詞證也宗

因雖明詞證不信則獄情有然疑之端正犯容發明之喙在〻皆然輒遲完決是白乎矣今此申相孫行兇之舉即申卜孫朴厚田所共衆見而雖以卜孫至親之証亦不得掩護是白如乎腦後痕損獨不腐於三月之屍目覩光景又吐實於兩人之口況其腕縛迹躶在渠尤爲斷案而恃頑抵賴尚稽償命情狀誠極兇狡乙仍于申飭推官另加嚴訊斯速取服是白齊○判曰腦後痕損止稱痕損則非骨破肉綻者也

判付曰盛暑屍帳易致發變掘檢尤難準信分叱除良掩土已過三月渾體無不腐爛藉令發變之痕明有準信之

傷尚且十分難信不宜遽然成獄是去乙況旅行免器仗也屍帳傷處也檢驗實因也種々可恠可訝之端不一而足是如乎器仗即椽木云而長爲十三尺九寸大頭圓圍一尺許小頭圓圍三寸許是如爲有置本之長廣既如是絶大則自非別般力壯之人不能扛舉而使用此分不喩且考邑牒謂是等灰之杵灰杵爲物爲便搗等大者如臂小者如節此云長廣圓圍非椽則柱也豈可曰杵乎此器仗之可疑也開檢後執出者即腦後一處之不腐微堅而横長不過數寸横濶亦止寸許以彼拱抱之全株如果盡力而撞打則當下裂坼隨即致死其痕豈但止於分寸不腐微硬而已乎

此傷處之可疑也時則五月中旬山上之役終日矻矻從又多喫酒飯醉飽中腸可是如際與相孫鬪鬧顛仆則雖無手勢之猛毒必有因仍致命之理況路傍暴陽許久任置者子縉令撞破而致死猶宜致疑於醉飽中暍不可但曰被打而已此實因之可疑也大抵私和緩獄雖無人理庶問成案亦関後弊人心常欲諱過訟理每患難平乎是如報營開檢事面不輕則傷處之或微或現雖在可執不可執之間要之以執爲定亦是易然之事今此判辭雖似過於審慎理亦有如此者卿等更良論理出意見議處

臣議曰臣久居民間見凡私和之獄多係曖昧誠以泯

俗雖頑天理不泯其父其夫真正被毆被刺肉綻骨破而死者其子其妻無受賂調和之例必其受傷不猛他祟相混或因之以宿病或挽之以自戕乃有父老之公議以圖官村之無事耳吏之爲物有事則有食無事則無食事者吏之食也大事者吏之大截也殺獄大事也既埋而掘檢之尤大事也報于上營舉此大事若痕損不明實因不的誤大事也曰瘡曰硬信口喝起初豈檢官之所目驗哉至若詞證之歸一不足取準吏於門外嚇怖萬端大棒夾棍泯魂已稀中卜孫朴辱田渠是何人敢吏指臣見多矣廉問之獄十枉七八今讀

御判乃聖照明見萬里矣臣無任欽讚之至

經久之檢四（私和出殯開棺行檢根由使氣宗因折項）

豐川民趙廷元殺朴召史　巡營題詞曰盖此獄事執
其衣領壓之門閾已爲真贓綿紬之斂笆籬之殯便成
新案目擊搗壓之狀趙塊金之初供自有項部磨戛之
痕初覆檢之兩案相符則骨膛傷處之或緊或歇無甚
關於成案而折項致死的然無疑（是去乙）自屍親以至看
證諸人忽地變招若前後兩截然廷元以豪富鄕品
計出私和散盡財貨打成一團同歸顺使（亍乙）仍杖箝之
參證諱目見而吞吐受餌之屍親忘視讐而右袒即此

一款廷元之戕殺又不可掩是如乎今以衣領之執謂無下手之重是良置搗壓之擧旣至於數三次則其憤心之所逞豈止一執衣領而已哉宜其手勢所及即此氣絶負去無何當下致命以此以彼廷元之爲正犯無容更議廷元之於朴女貧富不同强弱懸殊甚至武斷之習無所顧忌發怒微細恣意戕殺觀其所爲豈不兇獰以縣監仍定推官爲乎去待用刑約日會推箇箇嚴訊期於得情爲旀屍親嚴小漢嚴得龍嚴有道等段以夫以子甘受讐人之賂遽變前說了無償命之意一則背義一則斁倫究厥所爲人理都絶干證趙塊金段前後異辭欲

爲漫漶之計亦涉巧惡同推時並只嚴刑歸一牒報爲詠
匿埋檢驗旣載法文埋與殯雖有間焉不卽稟報先自
開檢難免輕忽之失初檢刑吏待用刑嚴刑次爲先附
過按殺人匿埋者依例檢驗卽 英宗下教前此
肅宗下教曰開檢一從無冤錄斷此 正宗中明掘檢
之法又有 下教見列聖御製則無論旣殯與旣埋法官當
依法掘檢唯白骨之檢宜狀聞後爲之也乃大典通編
增註之時撰次之臣有所錯錄自玆以來郡縣掘檢者
監司論責如此非細誤也 三朝下教並見末篇之末
前跋薰詞之末

經久之檢五 私和匿埋行查不檢根由勒婚寃因被打

安東民朴紀元殺李大孫 查官報狀曰盖此獄事雖無屍親之發告傳說既云狼藉雖無被打之討左私和足爲眞贓依法成獄在所不已應問各人次第取招是如乎朴紀元暮夜同行李大孫中路致死則大孫之死惟紀元可以當之分叱除良做言勒婚既爲朴家之深讎背恩起鬧又是李家之宿嫌則快手打下以洩其憤盡力除去以滅其口即理勢之所必然是乎矣屍親招云飢怯氣盡善贊招云未見傷處被打與否今不可詳是乎旀大孫既絕之後其屍體終朝露置於田畔是如爲置如或眞箇打

殺則投水埋土以滅其跡無所不可何必露置於田畔使之昭布於人目乎由是言之紀元或無所犯是乎乃其死在斃食之頃名之曰因病固不成說其身無可貨之物誘之以遇盜亦不可近理乎乙仍情跡之疑晦多端詞證之牴牾不一事當即地行檢執定實因是乎矣苐念發塚檢驗事体重大苟非詞證之明白不可擧行之輕易分叱不喩無冤錄開檢條曰若爲埋瘞已應朽敗及詞證涉疑者理難開檢臨時善處亦爲有如乎今此大孫之屍埋瘞已久朽敗必甚其發其否不敢擅斷是乎弥干連諸人段并姑嚴囚爲乎弥所謂邉姓段雖非士族婦女亦是鄕班

庶流異于氓隷之賤姑令保囚於本里○議曰凡民不發告而官自推問者皆吏告之也吏告之曰訟曰傳說狼籍及其行查之日民賂既行吏乃朋奸漫漶疑亂故之於不可究語而止者多矣本事真實則官有逸囚之咎本事虛罔則官有受欺之恥如之何其置之也吏非臺隷安有風聞吏非臺隷胡不究覈詞證漫漶之日捉入原告之吏採其言根覈其隱情則甲引乙乙引丙當而對質辭聽色聽則其真實者民罪即彰其虛罔者吏奸斯綻不知近日官長何憚而不爲是也今此朴紀元之獄打殺十分明白而始因傳說之狼籍爲此盤覈終

緣詞證之浸漶傳之然是貨賂之行居然可知名之曰殺獄查案實因不著正犯不錄孰云不檢之查無此二格乎檢骨檢地法猶許之何云摠檢之不可乎我不敢知也

稀異之案一 姦淫相抱淫火焚身

羅州民金占龍與淫婦燒死　初檢狀曰館接人羅殷甲招云矣身借居高殷玉之家今十二日初更量金占龍率何許女人持三束柴来到矣家要宿空房而所携女人不欲人見先納房中渠自爇薪以破碗取火入房夜已向深矣身與矣妻宿於内房經夜之後日高不起了無動静銃其户外呼之不應牕户淋湿且有烟氣事極驚怪即欲開户則内鐶甚固用力破户烟煤滿堂两人抱臥於火燄之中而遍身焦爛成一炭塊心甚驚遑直走殷玉處與殷玉同来救焚是乎矣两體焦爛更無餘

地占龍之妻亦未叅見只緣房中之無物不至延及於屋上是乎旀占龍之右足與火碗相接抑亦睡熟之後碗中之火延及衣裳是乎喩二人之同燃並殞莫知其故是乎旀矣身之房與其客房旣隔二壁聲音不通動靜莫知死緣何祟火從何起果未知得是白齊　又屍親金召史招云今月十二日即先舅終喪之日也家有祭肉當日午間矣夫謂將饋人使矣子送肉於酒媼金召史家夕食後謂矣身曰有事外處夜深當還仍即出去經夜不來朝有隣兒来傳矣夫燒死於高艮玉家故急往見之火燄滿房而男頭枕女人之右臂女脚加男子之腹

上矣夫右足在火器之上遍身焦爛死已久矣今始探問於酒媼昨日饋肉者即潘南路邉之女人(缇子)破碗盛火所盛無多殘灰已冷右足雖加於碗上足則不焦

火在腰間脚上詳察房埃亦無孔穴火自何起無以得知(缇子)遍身上下既無縊痕刃刺之痕又無流血之痕不可歸咎於他人則告官行檢有害無益故不即發狀(缇子)矣夫今年三十五歲無他痕疤(缇白)又金占龍屍帳云兩眼竅鮮血白汁流出相雜牙齒緊閉左血盆骨焦黑左肩胛焦爛左腋肐焦爛兩胳膊兩胐脷焦黑兩手焦爛右手拳曲左手微攣兩肋脇臍肚兩胯焦爛

皮捲莖物直立焦黑腎囊焦黑皮縮兩膝兩脚腕兩臁

肕焦黑女人屍帳與男人大同右腋胅焦爛兩胎膊全

骨膛焦黑陰戶焦黑兩脚向十趾甲全甲戌十二月十五日

初檢䟦辭云獄未嘗無疑而未有如此獄之滋甚者一媞

手作過致死間或有之皆是男子之事而女人之并命

一可疑也男枕臂而女加足抱持如常至死不捨二可

疑也房㙂如故而火獨延燒衣袖無完而襪則猶全三

可疑也火燒自下延及於上而謂物理本然腰腹偏甚合面

最歇四可疑也骨膛以下幾盡燒爛而焦黑之莖物猶

有伸直之狀五可疑也就其卧處掃潔灰塵灑潑酸醋

未見入地之血痕六可疑也無論火燒死病患死一人之死容或無怪兩人并命莫之相救如夢如寐兩屍同然七可疑也若謂之生前燒則既無黃膏將謂之死後燒則亦無踪跡女自外村而本夫旣不追蹤男游酒家而本妻全然見瞞殷玉之借房不過汎聽殷甲之同室看作常事則不可置疑於不當疑之地是遣男女因陰陽症死雖在法文而男女之一時并命決是理外所𨓏手謹按無寃錄土炕傷條有曰煤炭煨炕火氣臭穢人受燻蒸不覺自斃與夜卧夢魘不能復覺者相似今此屍身當雪冱栗烈之時借經月廢置之房猝爇三束之薪

要結一夜之縁炕堗烘熱濕氣燻蒸臭穢相冲神氣迷
亂有若夢魘而不能復覺者旣死之後破碗残火延及
綿衣達宵燃燒以至於此是乎矣旣不可全皈於病死又
不合執定以燒死勿嫌字多旣有定式乙仍于實因段以
燻蒸不覺火燒致死懸錄爲乎旀大抵金占龍曉過其父
之終祥暮與奸婦綢繆死有餘罪理固難逭而中惡冤
火之說語近不經不當論列是遣檢驗之時屍親以爲
旣無傷痕不可乞人始請免檢終顧出給是乎所其在審
愼之道雖行檢驗而初無痕損之唱起又無事端之盤
覈當寒凍屍一時爲急故屍体段出給屍親爲乎旀奸婦

屍身亦爲假殯以待屍親之來推旋疑乎高殿玉殿知有作奸之計而借其空室羅殿甲殿見其燒死之後不即往傅並只決杖三十度○評曰七殿之疑非不明矣其所以執實因者不足以破此諸疑斯獄豈易言哉煤炭之毒令人頭痛令人眩運故困睡而中此毒者或有致斃之理而廢炕猝煖土湿燻蒸本無毒氣何以死矣一死猶云非理兩殯豈曰無疑其爲之燻蒸死者非也足雖加於碗石火未延於襪子踰踝越腨先及兩膝有是理乎一足之加於碗而四股之熱於火理所不允其謂之死後燒者又非也若云火燒之灰在燻蒸致死之後

則其宗因但當曰薫蒸致死而已死之後燒何與於實因乎今乃書之曰薫蒸不覺火燒致死寔如是也死由火燒而不由薫蒸與原初所論不既矛盾乎薫蒸迷悶雖曰至極火燃其膚豈有不覺之理一不覺猶云非理兩不覺豈曰無疑今既責之以不覺則其人未嘗死矣曩所云薫蒸致斃又何故也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自非情聞不足以斷斷獄也

巡營題詞曰此獄段乃死後燒非生前燒也生前被燒者不但有拳縮膏黃之證男抱臂女加足寧有火及身而漫不驚悟恬持如常之理冷房魘死固多有之而一

或無怪兩豈皆然檢報中煨炕臭穢薰蒸自覺雖在無
冤錄本文以此并論亦涉可怪以理推之曉過亡女之
終祥既一夜之失睡夕逢淫婦之宿面又三杯之微醺
廢埃蕪薪陰室作過於焉之頃夜已深矣男女皆僵爾
我相枕方兩眼之俱熟雖千呼而難應方其時也衣裳
則橫竪不理手足則放倒不收碗中之火偶燃於加綿之
衣而弊衣敗絮潛燒暗燃未有烈燄之冲起徒使毒烟
之充塞火未及身既無驚起之理睡則渾酣亦非覺得
之時雖不自覺呼吸如常吸盡熏烟神識俱瞢烟益盛
而吸益甚吸益甚而神益瞢無運動無知覺已非陽界

上人矣烟熏致死固在醫方及此救觧猶可全生而男
既中毒女亦如之冷水蘿汁有誰相勸自硋而違綿由
綿而著身炎〻不斷遂成燎原而綿有厚薄所以不及
於足襪燃有横竪所以稍歇於合面是遣焦爛之前已
在鬼関焦爛之時豈有人理人則既死而又死火則自
起而自滅開户視之九原已難作矣不待入地之無血
可知非人之暗筭檢既有據查亦得實似無更覈之端
○詳曰州報則曰先死而後燒營判則曰既死而又死
先死後燒猶之可也天下有再死之人乎推是義也凡
死後假縊死後投溺之類皆可謂之既死而又死乎此

獄不可但以常理論溢火丙燒於古有徵茲錄于左達
者庶有取焉

周櫟園亮工明進士清侍郎因樹屋書影曰曲周陳公令桐名子階言其邑富翁子婦自父家還明日偕臥不復起家人呼之不應抉户而入烟撲鼻如硫黄氣沐視之衾半焦火爍之有孔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火之焚人理殊不可解王虛舟曰焚砂石爲龍火焚金鐵爲沸火焚人之火是爲慾火佛言婬習交接發于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火猛火光于中發動意其研磨之極慾火熾煽煽而忽焰遂而自焚其不焚牀笫廬舍者火生于慾異于常

火亦如龍火止焚砂石佛火止焚金鐵耳出虞初新志張山来曰某道人坐功久忽然火發焚其鬚及帷主人救之始息可見火無邪正皆足爲害也此道人余曾見之李德懋云人之一身都是水火所聚故道家以水升火降爲極工醫家以滋陰降火爲至要婬慾者譬之薪也引而熾火乃焚其身理固然也此惟外熾也人以爲怪凡以色死者皆內焚其府藏也　案楞嚴經云寳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淫慾忘言行淫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後於節節猛火燒然墮無間獄又云大猛火光於中發動如人以手自相磨觸煖熱相現故有鉄床銅柱諸事兵家

以人膏作油名之曰猛火油蓋本於此　總之心腎二藏皆有黄膏人獸同然（牛心牛腎皆有黄指生則明活死則凝白想人亦如是矣）淫慾既熾斫磨至極則黄膏發火内焚藏府人命即絶厥火外燃達于皮膚以及肢体所以男婦兩命同時俱殞一指不動安卧如生以至焦黒也曲周之屍二體俱焚惟一足在羅州之屍亦二体俱焚惟足未燒蓋其發火心腎由中達表由腹達体故惟足或残也凡遇此獄宜知此理無或枉犒傍人可也　案無寃録云男子作過太多精氣耗盡脱死於婦人身上者真偽不可不察真則陽不衰偽則痿今此占龍之屍亦陽莖伸直由是觀

之所謂腹上之屍亦係火內發而死但未及外達皮膚耳

稀異之案二 妖妾既寡埋詛於奸

開城府賤妾福德詛其嫡埋凶 查案闕

判付曰福德獄事段殺獄之疑晦者何限而有屍帳案因焉猶可細心推究而無形跡沒把捉者未有如此獄之甚名曰詛咒之獄而所謂詛咒者真是黠黠之捏合者耳始因父母之猜嫌兼以巫卜之誑惑積小成大指疑爲真一經緝衣之啓而遂成斷案矣朝家於庶獄未嘗或忽然而中年該守之查啓也非不欲即地決折而經年重獄有難

容易堪慮乙仍于姑令究覈荏苒迄玆福德之斷以死因者

其目有三焉一則饅頭置毒也一則拜竈祝願也一則八

處理出也若論其置毒則韓命任招云癸巳年初其孫福

彬之往見福德也福德背坐不受其拜々且不受宜無饋

饅頭之理雖或饋之福彬宜無受喫之理是遣正月服毒

之人決無八月始死之理而腸出之說元男既稱不見則

此一節已爲落空是遣若謂之拜竈則此係極陰秘至姦

慝之事福德雖甚愚迷暮夜暝拜暗地祈禱容或可也乃

於金女所聞見之處攢手發口萬不近理是遣激憤於錦

與錢之致起至祝偷竊人即死者婢妾之賤無怪有此等

舉措此一節又涉搆揑是遣若謂之埋凶則步飛射箭之說已極虛謊妖誕況此主張者林女也指導者林女也金大黃老郎忠之喉囑呂花致金奉伊之教誘皆是林女所爲是如衆口同然一變前招此一節乜屬虛謊是如乎凡此三條皆不近似雖以埋凶一條言之喪威震剝之餘一朝掘出穢物則其毋其妻之心深幸罪人斯得先經命桂之眼顯褻福德之罪然後深藏筍箧以作其贓者事理則然今乃曰留之無用即投浦口以此陷人〻孰信之大抵命桂以財則饒富也以年則衰耄也辛卯鰥居之後福德始爲同室命桂日益老昏福德況多子女嫡庶之間易生

弊滋爲命柱子婦暨孫婦者或慮家政之漸侵又恐財貨之見棄未嘗一日忘福德而數年之間三喪荐疊新悲回感憤不能堪思所以動命柱而去福德者乇無所不用其極惟此詛咒之變即命柱數十年前所親經而驚心者則其事最難明其言最易入故假托疑似之跡潛遂恐動之計曰置毒曰祼蠱曰埋凶而五十年畜畜之命柱亦且惑其說而發之官庭賬見則端緒橫出細究則脉絡相連究是設心用意吁亦巧且憯矣八十垂死之女至今滯囚牖經刑訊究竟無期(此分不諭)所可恠者御史按覈時福德之三子一女若兄若婚之嚴刑推招者非惟失之已甚抑且法

典之所不許也所可惻者福德之子女尚在覆盆之下不蓋人類此亦王政之所不忍也方當審理之日宜施曠湯之典福德身乙特爲放送爲旀干連人所犯雖有輕重淺深之不同而旣以反案之後不可以事在年久而置之不問金召史金大黃金奉伊呂花致鄭之成金鳴濤金興喆等段並嚴刑一次放送之意分付本府留守處

臣謹按決訟斷獄原有三敝姑與婦相戾官必疑姑而怨婦繼母與前子相戾官必嫉母而憐子妾與嫡相戾官必措妾而伸嫡夫獄者天下之平也平者衡平也先有一坪設于乃心其可以得平乎妾者不正之名也一

得悪名即群起而實之有肯犯衆怒而伸之者乎有為之言者曰妖妄置毒人莫不信曰妖妄拜竈人莫不信曰妖妄埋凶人莫不信此福德之所以老於獄也苟非日月之明下照覆盆福德何以活矣臣久居南方習知南俗南俗好巫有一等妖人自稱神將能知埋凶所在某坑之下曰有死鼠某竈之傍曰有腐骨指以掘之應手而出於是其家之人遂起一婦或起一婢冒之以大悪之名四隣翕然傾信不復置起其實死鼠腐骨之誤入地中自亦常事何必此人埋之又有一等妖巫自稱神醫摩人肚腹某脇之下云有滯骨某臓之傍云有停肉

導之使吐至喙而出病則良已。此又幻遁之術眯人眼目者也由是觀之彼所謂指死鼠腐骴而掘之者時亦以幻遁之術眯人眼目非真有此物出於土中也凢按詛呪埋凶之獄者宜知此理



